



初冬时节腌菜忙

□作者:靳玲



人们前脚把庄稼收进粮仓,霜就地里肆虐,冷便疯了似的流窜。冬天迫不及待地杵在面前。出门就得戴着棉帽,围着头巾。我妈就会说,眨眼间小雪就到了,咋也得小雪前,菜进缸。

北方小山村气温降低很快,从地里请回来的菜,享受不了几日暖阳,就得遭遇寒冷的袭击。人们怕菜冻了,将蔬菜腌制起来,以供冬季和来年春天食用。

我小时候,每年这个时节,我妈就格外忙碌。精心挑选萝卜、白菜、黄瓜,洗净,晾晒在院里。我家小院被装饰得好美,一片白菜、一片萝卜、一片黄瓜,神采奕奕。不太热烈的阳光不时探进头来,小院倒也大气,敞开心扉,任阳光停留。

我妈屋里院里来回几趟,脚步在我眼前匆匆来,匆匆去。

给菜翻个身,把大瓦盆搬到院,围裙上擦个手,再把小板凳放在瓦盆边,一块菜板搭瓦盆上,明晃晃的菜刀,菜板上放,奔到萝卜边,双手一兜,摊晾的萝卜便被收在瓦盆边,黑瓦盆亮汪汪地横着神气。

我妈往小板凳上一坐拿起刀,试试刀,嘴角露出一

丝笑容。我最喜欢看我妈切萝卜,一个萝卜竖一刀横一刀,切成四块。再纵一刀,横三刀,大小均匀的萝卜条便纷纷扑入瓦盆里……我妈手翻飞,萝卜条“扑哧扑哧”往盆里跳。切了萝卜切白菜,跟着是黄瓜。绿皮嫩肉,水灵灵的黄瓜,在我妈手下变成厚片,一片片能垒出个斜坡,我妈刀一推,黄瓜片落入盆里。

我妈把一大盆一大盆白菜萝卜倒入大缸里。那个缸比我还高,每倒一盆,我妈就撒上一把大粒盐,也不知道来来回回倒了几盆,太阳“咣当”就落山了。我妈招呼我帮着拿小板凳,边收拾院里的残迹。院子在最后一扫帚中,整洁光滑。我妈小跑着进屋,我跟着进屋。她又往缸里甩一把花椒和大料,还放了些姜片,最后撒了一小把红椒。飘在上面的红椒悠悠悠,直乐。最后一块大青石压在菜上,红椒逃,菜呻吟。

我看得眼都直了。我妈说咱们赶紧做饭吃。我们还没吃完饭,前后院阿姨们便涌进我家,向我妈讨教腌菜秘方。我妈回着她们七嘴八舌的问题,末了还把剩下的红椒和佐料都分给她们,阿姨们乐呵呵来,乐呵呵去。

小山村上空飘起菜味,白菜萝卜黄瓜味,袅袅地荡,散不去,围着小山村转。

我盯着缸,问我妈,酸菜啥时能吃?我妈拍拍我的头说:小馋猫。

那时候真冷,冬天几乎不能出门,我妈把炉火生得很旺,火苗蹿得多高,火舌舔着烟囱。我坐在炕上,我妈忙碌的身影停歇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天,我妈拿起一双筷子,走到缸前,揭开盖,掀起青石,白菜萝卜捞在碗里,再盖上一层黄瓜片,一股子香味扑鼻。我妈说给李奶奶送去。李奶奶住在我家屋后,两步路的事。我妈腌的菜就是香,香飘了一路。李奶奶说:“全村,你妈腌的菜最香。奶奶这里每年都暖暖的。”李奶奶指指心窝。

我小跑回家,告诉我妈,李奶奶说她这里暖暖的。我说着指指自己心窝。我妈笑了,脸上湮了胭脂……

后院阿姨端一碗腌菜给我家,我妈端一碗腌菜给后院阿姨……腌一缸菜,吃百缸味。人们都说这菜腌得值了。

我的奶奶

□作者:包元安

在我的记忆里,奶奶的身影总是忙碌在那座老的小院里。

天刚蒙蒙亮,奶奶便轻手轻脚地起床了。她先是微微弓着背,缓缓走到灶台前,粗糙的手熟练地拿起火柴,“味啦”一声,火柴在磷片上擦出小小的火花。此时,奶奶的眼中透着专注,眉头微皱,嘴里喃喃自语:“这火可得顺顺当当点起来哟,娃娃们还等着吃热乎饭呢。”她迅速凑近炉灶,点燃里面的干草。火焰燃起,映红了奶奶满是皱纹的脸,她眯着眼,嘴角微微上扬,看着火势渐旺,才慢慢直起身,往锅里添水、淘米,每一个动作都沉稳而有序,仿佛在进行一场仪式。

夏日的夜晚,奶奶会搬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,手中的蒲扇有节奏地扇动着。她微仰着头,望着满天繁星,眼神中透着一种宁静与深邃,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,像是在与星星们悄声交谈:“星星啊,你们就像俺的娃,天天瞅着,咋看都看不够,保佑俺的孩子们平平安安哟。”我躺在我身边,缠着她讲故事。这时,奶奶便会放下蒲扇,用那满是老茧的手轻轻拍拍我的头,眼中满是宠溺,然后缓缓抬起胳膊,指向星空,开始讲述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传说。

她的眼睛亮晶晶的,像是藏着无数星光,随着故事的推进,时而眉头紧蹙,像是为故事中的人物揪心。

奶奶的手,粗糙却无比温暖。那

双手曾为我缝补过衣裳,缝补时她戴上老花镜,在昏暗的灯光下,眯着眼,眼神中透着认真和专注,用手指捏着细小的针,将线头在嘴里抿了抿,然后对准针眼,一次又一次尝试着穿过去,嘴里嘟囔着:“这老眼昏花的,连个针都欺负我,娃等着穿呢,可不能耽误喽。”线穿过针孔后,她便开始缝补,手指灵活地上下翻动,针在布间穿梭,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神情,那细密的针脚里是满满的爱。

当我在外面玩耍受伤后,那双手会轻轻握住我的手臂,她的眼中瞬间充满了心疼,那一道道皱纹里,藏着岁月的艰辛,也藏着对子孙无尽的关怀。

后来,我渐渐长大,离开了那座小院。每次回去看望奶奶,她总是笑得合不拢嘴,嘴角的皱纹更深了,眼睛里闪烁着惊喜和激动的光,老远就大声喊着:“我的娃回来啦!可把奶奶盼坏了。”她会快速地挪动脚步,那脚步略显蹒跚,却带着急切。她忙前忙后为我准备好吃的,那略显佝偻的背影在厨房里不停地穿梭,一会儿弯腰拿菜,一会儿抬手从橱柜里取碗,脸上带着幸福的神色,嘴里念叨着:“俺娃爱吃这个,得多做点,在外面吃不着家里的味道。”

如今,奶奶已经离去,但她的身影、她的笑容、她的爱,永远留在我的心间。



画中 肖明摄

对孩子说的那些“狠话”

□作者:管洪芬

早上送七岁的儿子去上学,走到半路,儿子突然问我:“妈妈,你前几天不是说再也不给姐姐零花钱了吗,可你昨晚怎么又给了?”儿子的问话让我不由得笑,我告诉他:“她是我的女儿啊,怎么可能真的不给?而且姐姐一个人在外面读大学,她要吃饭,要买东西……”

我告诉儿子,我前几天之所以气着说不会再给姐姐零花钱,不过是她看她瞎买东西乱花钱,而妈妈呢,则是希望她把心思用在学习上,把钱用在刀刃上,于是因为双方理念的不同,而且当时看她一副倔强的样子,我真是气极了,才说了那样的话……我本是漫不经心地解释,可当低头看到儿子正昂着头一本正经听着我的话时,我终究忍不住心里一惊,说实话,当时那么没遮没拦“要挟”女儿的时候,不过是想女儿已经18岁,她自然懂得清我这话说得是如何有水分,而我之所以还这样说,不过是表明一个态度而已。但让我没想到的

是,当时儿子也在身旁,所谓“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”,他把这话听去了,竟还真真切切当了真。

这不由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网络上的热门寻子、认亲事件,其中有一个被拐孩子,据他受访时说,其实他对小时候还比较有记忆,只是因为一直记得妈妈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,把你卖掉”,于是他认为是父母不要了的,是被父母卖掉了的,这是导致他14年间一直不敢寻找亲生父母。看吧,一句话的威力。“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,把你卖掉”,相信这世间的很多父母都说过类似的话,譬如我的孩子,有时候不听话,脾气还犟,身为母亲,舍不得打,便只能逞口头之快,记得有好几次我就对儿子说过:“再不听话,把你扔垃圾桶去。”真会扔垃圾桶去吗?当然不会,他们是我心头的宝啊,可孩子不懂。

我有一个朋友,因为孩子处于叛逆期,每天闹出的

事真真让她脑瓜子疼,终于有一次她爆发了,把女儿推出家门,让她“滚,有多远滚多远”。不知是孩子的气头上,还是孩子当了真,反正她真撒腿跑了,结果怎么样呢?结果是,我们这些亲朋好友全被发动起来全城找孩子,而幸好是找到了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像这样的事,感觉只要拿出来讨论,我相信很多父母都能举出相似事件二三四来,是啊,在教育孩子的路上,哪一对父母不是怀揣一腔子期望一腔子愤恨,“今天不准吃饭,饿死了拉倒”“你今天敢出去,出去了就别回来”“你敢不听话,我打断你的腿”……做父母的也为难,不说几句狠话,总感觉拿捏不住孩子。

然而细想想,说几句狠话是否是教育和督促孩子最好的或者最后的办法?我想,每一对爱孩子的父母真的都应该好好想想,反正我此刻只想告诉孩子,我爱他们,我说过的那些“狠话”都不算数,以后妈妈会好好说话……



冬夜“生花”

□作者:马亚伟

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和手机打发时间,漫漫长夜,一家人围炉夜话,倒也足够温馨。

一家人围坐聊天的时候,母亲会从西屋拿出两把花生,小心翼翼地在炉火上烤熟。烤熟的花生可真香啊,我和妹妹顾不得烫,剥出花生放入嘴巴,只听得脆脆炸开的声响在舌尖蹦跳开来。花生这种美味妙在越嚼越香,初尝觉得味道有些平淡,细嚼品出香味,慢品则回味无穷。

那时上小学的妹妹正在学组词,她一边吃花生,一边兴奋地说:“火烧——烧火,花生——生花……”我母亲读了些书,骨子里有些浪漫情怀,她听妹妹这样说,立即拍手叫好:“花生,生花,说得真好。有了这点花生,咱们可以过一个香喷喷的夜晚了。花生就像是花儿一样,有了花生,就像冬天生出花儿一样,想想都觉得美呢!”我从小就是个书呆子,喜欢看书,说话特别爱抖机灵,使用自以为诗意的书面语,于是说:“冬夜生花!妈,是这么个意思吗?”母亲又开始很夸张地拍手叫好,她觉得我是个语言天才,将来必定有大出息。父亲看着我们母女三人闹得欢,也嘿嘿地笑起来。

炉火上烤出来的花生好吃,不过火候很不容易把握。花生皮太薄,如果炉火很旺的话,不到一分钟就烤糊了。糊了的花生有股子苦

味,没法吃。母亲琢磨着用沙子炒花生,那种方法炒出来的花生又香又脆,而且一点不糊。

说做就做,第二天母亲找来细沙,在大铁锅中炒花生。她先把细沙在锅中炒热,然后把花生放入其中。花生在滚烫的细沙中受热均匀,而且温度不会过高,这样翻炒一会儿,花生就炒熟了。母亲用筛子把细沙筛掉,再把炒熟的花生放凉,就可以吃了。用这种方式炒制的花生,火候正好,香脆可口。冬夜围炉夜话时,有花生可吃,就像一道菜加入最佳佐料一样,成了美味佳肴。花生添香,冬夜生花。那样的冬夜不仅不觉得难熬,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。

不过我家种的花生很少,花生不能天天吃。母亲把炒好的花生收起来,隔三五拿出一两把,算是打牙祭。每天晚上,我们只能吃一点点花生,总是意犹未尽。有一天妹妹叹口气说:“如果能像过年的时候,美美地吃一次花生就好了!”我趁势向父亲建议:“爸,明年多种点花生吧。冬天的晚上有花生可吃,真算是冬夜生花呢!”父亲被我逗笑了,说:“好,明年我多留点地,种花生。”

其实我们那里的土地是沙土地,很适合种花生。这一点被大家忽略了,乡邻们习惯了种麦子和玉米,很少种花生。父亲发现,我们种出来的花生产量和质量都有保障,我们可以扩

大种植面积。后来我家年年都种很多花生,除了自家吃的,留一部分卖,家里的收入因此增加了不少。这算是我们一家人营造“冬夜生花”气氛的“意外收获”。生活总是如此,你用心经营的时候,总会给你额外的犒赏。

家里的花生多了,可母亲并没有让我们毫无节制地吃。她深知一个道理,物以稀为贵,越是少的东西人越珍惜。如果无限满足我们,反而不觉得花生有多香。所以冬天围坐聊天时,她一般都是抓一两把花生吃。未满足才会吊胃口,有节制才会常吃常新。

那些年的漫漫冬夜,有了花生的陪伴,我们过得真是馨香四溢呢。岁月流转,冬夜生花。那些温馨美好的时光,在我的记忆深处芬芳着……



垂钓 熊军武摄

